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雪村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雪 村

方明贵

雪 村

方明贵*

早听说有个二姑，不算亲，可也没出五服。她家一帮丫头，没小子。正好我妈生一帮小子，没丫头。两家曾经核计过，从我家讨一个小子过去，名义上给她家当儿子，其实等长大了，就从她家里一帮丫头里挑一个给讨去的儿子当老婆，也算两个都不吃亏。却不知为什么，我爸我妈没答应，这事就撂下了。二姑家在黑龙江鸡东一个叫永和的村庄里，距我们辽东有几千里，挺遥远的。我们谁都没去过，没法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。但我总想那一帮丫头，想她们长得什么样，想来想去的，总把她们想成猫。因为听我妈说，她家孩子都叫猫，大猫二猫三猫四猫五猫，一共五个猫，把人起

* 方明贵 男，1954年生，满族，农民。1990年入某省文学院读书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一乎诗》、《旧窑地》、《七寸》，短篇小说《一天》等。多次获省市级文学奖。现以擦皮鞋蹬板车筛沙子为生。

成猫名，我觉新鲜，更加帮助了我的想象，所以最初我做梦都梦见猫。然而想来想去的，总也想不完全，加上时间一长，我想猫的心，就淡了。

我十四岁那年，我家经常捧着空碗吃饭。粮食比金子贵。就是你拿金子也买不来粮食。我爸望着饭桌上这一大帮饭桶，对我妈说，给黑龙江写信吧？我妈说，写吧。信是我写的。在我们家，我虽然上有哥哥下有弟弟，可他们都没念几天书。当时我正读四年级，所以在我们家里是笔杆子。我是拿骨力写的，自己觉得文笔是不错的。全家都围着我，看我一笔一画写信。写着写着，那几颗脑袋挤在一起，弄得我没法写，我手一拍桌子，说，去去，全都躲远点！平时我没资格说他们，只有这种时候了，我才要一耍小权力。幸亏后来我没当官，像我这种人，一旦给个小官了，就小腐败；给个大官了，就大腐败。信是秋天寄走的，到冬天终于等来了回信。读信也是我读。读着读着，挤来我面前一大堆脑袋。这回我没说他们，心想挤就挤吧，反正我从脑袋之间的空当里能把信读完。信的大意是，早年确实想讨儿子，意外的是在七年前喜得一子，现又不想讨了。我爸我妈不相信是真的，让我重读一遍。我带着一股气，跳炕上大声读。我这股气不是冲别人，是冲二姑家的。由于我居高临下，我多余的眼光看见哥哥弟弟们一张张脸向我仰着。那一时刻里，我们心是一样的。因为一旦来的是好信，这一大帮小子里面，就有一个从穷坑跳福坑了。谁不愿意跳福坑呢？

春天来了。窗子开着，我家房前屋后的梨树在一次雨后全白了。窗外景色虽好，但不当饭吃，我们的饭碗还是经常

空的。偶尔刮来风，把花瓣刮落饭碗里，我们立刻把花瓣吃进肚里，尽管这不顶饿，肚子里也愿意装着这种美丽。二姑夫就在那个时候来我家，准备讨一个回去。我爸问，你不是有儿子了吗？二姑夫说，我们想开了，一个羊也是放，两个羊也是赶，就来了。我爸我妈立刻把我们喊到他面前，让他挑。二姑夫用眼睛挑的，一个一个地看，看得挺仔细，最后眼睛落在我脸上，再不挪开了。听他说，就你家老三啦！站我身边的哥哥弟弟们才不情愿地走开。我看他们一眼，忽然不敢看了，他们拿一种带刀子的眼光看我，恨不能剜我几刀才好。

夜里，有一双手摸过来，摸在我脸上。我睁眼看了，是我妈。她示意帮别出声，悄悄塞我一样东西。我摸两下，知道是两只手镯子。我妈有一对银手镯，暗自送给我，看来是让我永留身边的。走的那天，谁都没出屋送我，只我妈一人，送房后梨树下，她站住，望着我和二姑夫两人走。走一气，我回头却望不见我妈，她刚才站过的地方，风吹梨花，一片白。

从鸡东下火车，再坐汽车，整整跑半天，听谁说永和到了，我跟二姑夫下车。我一看，到处是平原，就是不见一座房子。我问，永和不是村庄吗？二姑夫说，永和是公社，由好几个村庄组成，咱住的叫毛下。走到咱毛下，等于走到最边了。当时我没听懂最边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明白，最边是走到头的意思。没有代步工具，全靠脚走。途中我俩撒尿，才觉出这里的土真是暄，脚前地上给生生造出两眼洞来！我头回走这老远路，快累趴蛋的时候，听二姑夫说，到了。我再一抬头，眼前一球落日。刚要掉进地里却还没有掉下去的样

子，把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！同样是落日，在家乡那边没这么大，而眼前这落日，比锅盖还要大。尤其落日的周围，全被染红，连村庄也看不见，只凭了感觉，估摸那里有村庄。而且从村庄升出的炊烟，也红。一柱柱炊烟像一条条红绳子，兜住落日又兜不住，一滑溜，落日沉下去了。剩无数红绳子闲下来，松松软软乱飘摇。二姑夫指着一条红绳子下面，说，那就是咱家。等我走到红绳子下面，天一下子黑透。原来，山区天黑，黑得慢；平原天黑，黑得快。

洗脸洗脚时，二姑让四猫端水倒水。还有铺被褥，也是二姑让四猫为我铺的。大猫二猫出嫁了，家里剩三个猫。三猫比我大两岁，四猫比我小一岁，看二姑总安排四猫为我忙活，就知将来我大了要娶四猫当老婆的。二姑家是南北炕，也称对面炕。我一个人睡北炕。我来之前，北炕是睡三猫四猫的。二姑夫噗的一声，吹灭了灯。黑暗里听二姑夫对我这炕说，晚上不用出去，地上有尿盆。听了这话，我脸发烫。毕竟我头回睡这么多女人堆里，而且撒尿共用一个盆。夜里被尿憋醒，听见南炕有人摸索下地。二姑夫尿声我听过，他一旦尿了，闭眼也能猜到是他。而小表弟的，他需点灯才能尿。除这两人外，任何一个尿声，我都猜不准是谁的了。轮我下地时，我怕尿声过于大，就把尿盆端起来，这样声音小。

白天我偷看四猫，发现她是个不爱说话的人。最爱说话的是五猫。尽管五猫才十三岁，可她像个人精，没事总要观察我和四猫。看我俩会不会出现节目。那时我小，是不会出现节目的。五猫就制造节目。她看我从北炕起来了，马上喊四猫，姐你叠被子去吧。四猫立即回她一眼睛。我估计，那

一眼睛里是有把刀子的，想剜五猫两刀的。四猫内心怎么想，我无法知道，可我看见她红着脸过来给我叠被子，本来就拘束的我，变得更加拘束。一次闲说话当中，无意知道我也是满族的，这下可忙坏了五猫，她亲自动手，把三猫四猫两人袜子褪掉了，加上她和我，全都光着脚丫，坐炕上比脚。通常情况下，真正满族人的小脚拇趾头是双棒的，否则，就不算真正满族人。五猫先把自己脚贴我脚旁，比着，看着，然后她再扯过三猫脚，也那么比着，看着。当她去扯四猫时，四猫不干了。四猫想跑，给三猫五猫两人合伙摠住，生生把她脚扯过来，往我脚上靠。我看四猫挣扎得有些可怜，可能是出于同情吧，我找了一句托词离开那铺炕，没让她们把脚比下去。但我这一突然离开，我瞥见四猫脸一下红了。说来也怪，当时年纪不大的我觉得可能伤害了她什么。具体伤害了她什么呢？我又一时地说不太明白。上学时，她还按照二姑的吩咐，跟我一同上学。我俩在一个班，同学们已经知道她将来是我老婆，所以老师安排谁和我坐同桌，谁都不干。老师看安排不下去，顺水推舟把她安排我旁边。可她也不干，死坐在她那个座位里，老师大声点她三次名了，她也不动。看她不动，老师想了想，就点了一名最听话的女同学，让她坐我旁边。那名女同学很听老师话，跟我同桌。男生们看到我和四猫没坐到一块儿，他们本来爱欺生，这回总算找到理由，开始欺负我。有次刚上课，老师喊起立，趁我站起来的空当，有人放我椅子上一枚图钉，当老师喊请坐时，全体都坐下了，惟独我一个人又呼一家伙站起来，老师忙问，你有什么事要说吗？我忍着疼痛没把真相说出来。这反倒使那帮男生更加

欺生，在放学路上堵住我，准备给我一顿好揍。正在我即将吃揍的当口，三猫跑着来，她手里还亮着一把菜刀，在阳光下闪烁光芒。男生们也不傻，一见菜刀，恨不能借两条腿，全跑了。不过为显示他们不掉价，他们边跑边喊，骚货，骚货！三猫听他们这样喊，本意只想吓吓而已，索性就真追下去。然而男生人多，又分头跑，弄得三猫这追一下那追一下，结果哪一个也没追着，拎着空菜刀回来。但她看我时脸是不自然的。我俩往回走着，望见四猫站前边等着我俩，不用猜也知三猫能来帮我是四猫报的信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格外注意三猫，看她有个骚名，想知道她究竟骚在哪里。却没看出她怎么骚。相反地，我觉得她和四猫一样，都很平常。

二姑夫领我们去坟场。我们是坐马车去的。那个时代，私人绝对不准有马车的，而毛下这个小村庄里，竟然允许农民有马车，这要回家乡讲了，几乎是没人信的。坟场在一道漫漫的坡楞上。毛下这一带，会经常遇见这种坡楞。坡楞上处处是墩草。我说墩草，指一墩一墩的草。开始墩小，可以走马车，后来墩大，且高，马车就拴一棵树上，我们拿着供品往前走，草又细又长还有一点清，不小心会摔倒，但没关系，摔在旧草上跟棉花似的暄暄乎乎，好像摔倒是一种享受。我说旧草，指的是死草。尤其去年的旧草，从墩上面搭拉下来，一直塔拉到地上，把地皮盖得溜严，望不见泥土。再往前走，草墩高了，都险些高过人头，二姑夫怕后面人跟丢了，他除怀抱供品外，手还举一截高粱秆子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走在墩空里，是被那一截高粱秆子引着走的。有时墩空窄，需要侧身而过，担心旧草碰脸，我就半抬一只手，边挡着旧草

边走。满鼻满嘴里，除了草味，还间杂着一些土味，好闻得要命。坟场在坡楞高处，这里草墩全部矮下来，视野突然变得开阔。二姑他们摆供品时，我闲得眼睛没处放，开始往坡楞下面望。马头还在一扬一扬的，却望不见那根绳，只凭一歪一歪的树，判定马和树之间，存在着一根绳。回望远处村落，房屋就更小，小得像脚前一墩墩草，让我生出许多细碎碎的念头。我回头看坟，供品已经摆好，二姑夫点燃三炷香了，便和二姑同跪下磕头。他们嘴里，好像小声念叨着什么，像经又不是经的，估计可能是一种愿望了。他们起来后，让我和四猫过去磕头，我跪下来等四猫，四猫却迟迟不愿过来。二姑劝她一句什么，也白费，她还站那儿不动。就听二姑夫在我身后说，你替她去磕头！话声刚落，一人就跪在我旁边，我看了，是三猫。当磕完三个头时，猛听身后一挂鞭炮炸响，二姑夫用那截高粱秆子挑着放鞭炮。离开坟场大约有十步之遥，我回看那一片地上，铺一层红色碎纸屑。往坡楞下面走，三猫就在我前边走。我看见一两片碎纸屑沾在她头发里，想伸手替她拿下来，只那么想想，并没去拿。但我说不出为什么，感觉自己的脸因这一小小想法而红了。经过那片墩草，二姑夫看墩不碍眼了，才把手中那截高粱秆扔掉，但他想起什么来，忽然对大家喊，趁没出墩的空儿，都撒泡尿吧！人一下分散开了，并很快望不见人，不过我和二姑夫两人的头，露在墩草上面。回坐马车上，除我一个外，其余全抽烟，不光小表弟抽，连五猫四猫三猫和二姑也抽。黑龙江一大特点，就是女人从小就开始抽烟。车上抽烟人多，马车有时跑起来，我往后面看，不光有扬起的尘土，还有一团

团蓝烟。

毛下这地方，一遇雨天，地简直就不叫地，特黏。黏糊糊的沾满了脚，没法走路。一般人都在后屁股上别一把小铲，走一气，铲掉脚上泥，接着走路。各家房门口旁边，也立两根木桩，上面横着铁板，进屋前伸脚去刮刮，方可进屋。遇到这种天气，学校就不要求学生上课，全都闲在家里。学校怕学生到学校了，把院子和操场踩乱不说，还带教室一堆堆泥。闲着无聊，惟一消磨时光的办法只有玩扑克。二姑家那副扑克旧得不行，边上起毛，拿手里几乎黏手，她们却也爱玩。玩时大家坐炕上，中间并不放桌子，因雨天稍凉，也是一物二用吧，放一床被子在中间，既盖了腿脚，也当成了桌。可我玩着玩着，觉出有一只脚在被子下面伸到我脚旁，一点一点贴到我脚上，看我不动弹，那脚用脚趾头，抠着我的脚趾头玩。因为动作小，从被子外面看不出是谁的脚，无异地，这一小小动作温暖了我，使我放弃撤回脚的念头，决心就那么让她抠着，也好寻个机会，看它到底是哪一个猫脚，但玩到最后，我对扑克太投入，那只脚什么时候撤走的，我是一点都没有察觉。

一天夜里，我正睡着，二姑把我推醒。灯是点着的，我往南炕看，除三猫一人还睡，其余全醒过来，而且正在紧张穿衣服。他们说，给三猫吃了安眠药，一会儿抬马车上拉县城去。我问怎么回事？两人简单说一句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丢开我，忙着套车往车上抬三猫。我看三猫是真睡的，放马车里后，我就坐她旁边。她整个地给一床被子包住，只露一张脸，怕她醒后能跑，二姑在被子外面缠一条绳，把被子捆紧，

全家都上了马车，二姑夫一人留地上，走在马前引马车向村外走。走出村外了，二姑夫才上车，他摇了几下鞭子，虽然是虚摇，并不听见鞭响，马却十分听话跑动起来。也不知跑了多远，前面有火星飘来，我扭头一看，虽然只看清二姑夫一个黑乎乎的背影，也知道他开始抽烟，火星就从那里飘来的。大概受了火星的指引，其余的人也跟着抽起烟来。没有月光，看不清谁的脸，在马车跑动中，我能看清每一张脸上都有小红点，正在一红一红着。有时马车快得像是飞行，而周围又不辨夜色，大地和天空都是黑的，感觉马车跑在一个没有边的地方，全凭了眼前那一红一红，证明着一种活的存在。我偶尔向后望，马车上有多火星往后飘，一粒一粒火星，飘不多远就灭。但只管灭好了，马车上有多火星继续飘。后来不飘，我看时，差不多都歪在那里睡了。不过从车前面飘来的火星告诉我，二姑夫还没睡。我勾下头，想给自己寻个能睡的地方，我脸离三猫脸太近，似乎觉出什么来，待我仔细一望，她果然醒着，正张着一双眼看我。她什么时候醒的，我不知道，但她这样看我，我是有些害怕的。我正要离她远坐一点，她立即猜出我心，伸手抓住我衣服，暗暗地往下拽着，使我又重新坐好。接着她另一只手勾下来，勾住我脖子，把我勾到她脸前，只听她轻声说，把绳子解开。我往她示意的地方看去，发现她虽然两手从被子里挣脱出来，而下面的两条腿却没法挣脱。我犹豫起来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无论如何是不太敢得罪二姑夫他们的。而且我还在想，三猫怎么了，弄得我们半夜往县城送她，而且给她吃了安眠药。她捏了捏我手，有点儿催我的意思，我就勾下头，准备告诉她，

你自己解吧，都睡了，没谁监视你。却不料我这次一勾头，让她亲了一口。我头回被女人亲了，一时有些呆，把想好的话给忘记，不知坐那里该干什么好。恰这时二姑夫回头，发现她正在动手解绳子，立刻停车，喊醒二姑，两人重新把她捆好。到了医院，人家说她只要乱动手术就没法做。二姑后悔药量少，直说多下一些药就好了。后悔归后悔，三猫和我们又坐着马车，回到毛下。后来得知，三猫跟外村一人“搞破鞋”，那人有家小，突然出走不留音信，三猫却为那人怀着孕。听二姑叨咕，趁早把胎打了，没人知道你生孩子，将来你还是个姑娘，等月份大了，让人看出来，你可就是媳妇身，将来嫁人不是二婚也是二婚了。我没来之前，二姑夫为此打过三猫，她也执意要留胎。现在二姑叨咕了，也属白叨咕，看三猫的样子，她似乎想留的不仅仅是胎。限于我当时的年龄，还看不透她都怎么想，只凭我一颗少年心，想她小小岁数就怀孕而替她担着一份忧。

学校放暑假，我和四猫五猫帮三猫割垫脚。垫脚是一种能造粪的草，公家收垫脚时用秆泡，按照泡出的分量来记工分。我们割垫脚的地方是三猫选择的。垫脚生长在一道漫坡上，靠坡下面有个水泡子。三猫选择这里，主要看好那个水泡子。割完一天草，快往马车上装草了，才听三猫说，把草运到水泡边上，再装车。等我们把草运到水泡边，看三猫一捆一捆地把草摞水里蘸，水蘸得饱饱的，再往车上装。这时我们才明白，这样泡分量多。那时还没有弄虚作假这名词，心里虽然觉得垫脚蘸水不怎好，可这事对我们有利也就不管它了。三猫有经验，仿佛是个老手，马车进生产队之前，她必

先跳下车，跟马车后面走，看马车下面不滴水了，就放心进队里。如果滴水不断，她则回坐马车上，在村外多走一程，再把马车赶回来。有了这种办法，白天割垫脚就省力，几乎每天都可玩一大气，不耽误挣工分。听说我要看国境线，三猫不答应。为拢住我心，三猫说，咱还玩捉迷藏吧，这次保准你们捉不住我！信不信？五猫站她身后，直向我挤眼睛，我就明白了，答应她，玩捉迷藏。当三猫藏起来后，五猫拿嘴往马车方向一努，我心领她意，跟着她后面跑马车那里。我俩上了车，五猫刚举鞭，四猫却跑来，我说，你快上来。四猫却跑马车前，伸开两只胳膊什么话不说挡在那里。五猫说，现在听你的还是听他的？见四猫还哑巴着，五猫又说，别忘了，你将来嫁的可是他！说完，五猫回头瞅我，让我发话。我隔着五猫肩头，望见四猫脸红得像一块布，再细望她眼睛，好像含着许多复杂，正凝定地望着我。我顾不得别的，只一门心思想看国境线，就下命令式地说，你躲开！她还是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收了胳膊往旁边站去。我看出来，她是怀着极大不情愿给马车让开的。她一让开，马车像开弓的箭直线往前飞。我头回去看国境线，心跟草似的，大面积大面积向马车后面飞。我的眼睛不够用，乱看一气也搭不着国境线的影，就向前急问，还有多远？马车太快，我的话五猫听不真切，她就向后喊，你——大——点——声——好——不——好——？我就大声，还——有——多——远？她说，不——远——啦——！我无意间回头望，只见我们割垫脚的漫坡上，有两粒小人影在跑。看样子是追着我们的。可追着追着，两粒小人影越来越小，直到看不见。我回头再向前看，五猫在我眼里忽然大了

许多！正惊疑她何以忽然变大，待一细看原来风把她衣服灌满了，她胖了大了不说，衣服给风兜起来，向上一蹿一蹿的，我看见她很白的腰比那两匹白马还要白！就从那一刻起，我想学骑马。突然马车停下来了，是民兵给堵住的。那几个民兵全骑在马上，把我们往回送一程他们才离去。我站马车里望着几匹马驮他们奔跑的样子，很是羡慕。国境线也就没有看成，不过模模糊糊的我老远望见那里是由好几道铁丝网组成的。半途迎见四猫和三猫，虽然她俩嘴都没说什么，可看到我是完好回来了，还是让她俩大松一口气的。装草时三猫告诉我，成年人往那里跑是要治罪的。听说有一年对面射过来子弹，打死了一位割草人。难怪四猫那么固执拦着我们，想来也够让人后怕的。尽管这样，二姑夫不知怎么从公家那里听到此事后，还是打了四猫一嘴巴，说她应该拦住我的。并说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怎向我生身父母交代？那一嘴巴可能打得重，我看四猫鼻子流了血。五猫悄悄塞我手里一些棉花，我领会她意，递四猫手里，示意她快把鼻孔堵上。却不知为什么，四猫不理我，连棉花也不接只埋头掉眼泪，二姑夫见了，立刻又要打她，她才接过棉花往鼻孔里塞。我看她是生我气了，草草塞两下就算行了，结果塞完的两团小棉花，不多时候就红了。那一夜我没怎么睡实，心里惦记着四猫，直到天亮看她鼻子完好如初，我才放心。但这件事以后，四猫更不爱说话了。她整天沉默不语，几乎像个哑巴。白天我们还继续割草，一有空了，也玩捉迷藏，也练骑马。轮四猫开始藏了，她总往一片坟场里跑，弄得我们捉她不着。按说坟场不是二姑夫家的，我们应该害怕才是，却感觉不到这

一点。一堆坟一堆坟的有点像墩草。不过比墩草要大多了。上面同样生长着无数草，草们也一律地向下铺开盖住地皮。寻找四猫就得手握一柄棍子，贴地皮往革里插棍子，然后一挑，草们就翻起一片，里面会跳出三两朵花来。花名叫白箭，本来直着腰的，埋在草下抬不起腰，经过我们翻了得解放似的，先一跳一跳地摇一气头然后就不再动了。花是白的，都带着尖，又一律指向天，真像一根根白箭从地下射出来。几乎翻遍坟场，也没有找到四猫。这种时候，我们只得报屁。而一旦报屁了，四猫竟自动从某一坟后面走出来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跑那坟后面一看，草是被我们翻过的，可四猫就是没被我们翻着。也有玩够的时候，我们就坐下来歇着。四猫不歇，她总去一片开阔地里独自摘花。那里也生长着白箭，她一朵一朵挑选着摘，等摘够手了，先拿鼻子下闻一闻，就带着那些花往一个坑里走。我坐着看她往坑里走时，是看不见坑的。那坑不大，刚好能躺下一个大人的。听说是埋棺材的坑。却什么都没埋，坑就留着，不定哪一天会派上用场。四猫带着白箭花下坑里，自己躺好，花就放胸上，闭眼睡觉。四猫这时候在我眼里，是有几分好看。学骑马主要是五猫学。那天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丢开五猫，单独放马跑起来。马这东西也像人似的，欺我人生，先甩我一气，看甩不掉了开始狂跑起来。我以为它服了，其实它心不服，终于向一片橡树里狂跑而去。我没有经验，马往那里跑的用意，就想挂掉我。正当我慌张时，只觉马腰一顿，把我挂在树枝上，而马从树下轻松跑走了。我抱住树枝，大声呼喊五猫，其实她始终跟我后面，我的惨相她早看见。她骑马停我下面，仰头冲我喊，你

松手吧。我松手了，很准地掉在马腰上，却正好坐在她怀前。她几乎半搂着我的样子，两手握缰一抖，马驮着我俩去追我那匹空马。等追上那匹空马了，并不见她减速，两手摠着我肩，感觉她是站马腰上的，只觉她手再一摠，一松开，我侧脸看时，她一下飞落那匹马腰上。我几乎看得发呆。我俩接着并排跑时，她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把我眼睛紧紧吸住。就从那天起，我忽生一种念头，并被那种念头纠缠，我脸发烫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是暗里喜欢她的。可我没法表达这意思，只有在心里埋着，而且时不时地感觉这念头似乎有罪。再跟五猫练马，我心里明明是想挨她近些的，结果我总是同她拉开一段距离。骑累了，往回去时我俩都不下马，依旧那么坐着。虽然各自坐在自己马上，可两匹马走得近，我俩腿会动不动地碰在一起。她腿是悠荡的。我腿也是悠荡的。两人就那么悠荡的腿，碰了也觉没碰似的，静静走在夜晚平原上，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连马蹄踩在暄乎乎的泥土上，也是不发一丝声音的！我那时的心，不图别的，只图我俩就这么静静地走，把心都走静了，永远这样夜晚着，好像白天永远不会到来。然而白天不邀自来，我们还要一起割垫脚，一起装草，一起玩乐。当然也一起说话的。主要是我说，她们三个听。她们没见过山，河也见得少，就爱听我嘴里的山呀河呀。后来我都讲乏了，腻了，她们还要听，我就说，老讲一样东西，多烦人哪？她们说，那你换换样吧。经这么一提，细想想，我还真讲不出别样东西来。看我真的开不了口，她们都显出挺懂事的样子，不再问我什么了。每遇这种情况，三猫总会先打破沉闷，说，干活吧。三猫也真是干活的料，装车时看我

甩不上去草了，她就从车上跳下来，说，咱俩换换，你上去！我爬上去之后，再低头看车下的她们三人，一下都变得小起来。有时干脆看不到她们的脚，三张脸扬着，向着我，使我莫名地有些激动。尤其三猫干得比谁都欢，她两手悠着草捆，努力向上一悠的瞬间，我被她胸前乱颤的衣服弄得险些失手，差点没接住她悠上来的草捆。三猫见我这样，大声说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行趁早换五猫上得了！她这话是气我，也带着小瞧我的成分。我最不能经受的便是让人小瞧。一时间，我向下面大声说，你们三人捏一堆也不行的！不料她们被激怒了，三个纷纷向上悠草，一捆一捆密如子弹，打得我招架不开，终于把我埋在上面一动不动了，她们集体在下面发出一串大笑才算结束。

忽然有一天，四猫独自去坟场后面树林里撒尿。小半天了，不见她出来，三猫正想喊她，却先听见她从树林里面向外面喊，都过来看呀！都过来看呀！三猫带头领着我们跑，边跑边向那里喊，看什么呀？听四猫喊着答，看草呀，这里有老多老多草啦！我们听了，都泄了劲，因为谁都明白，树林里不会有什么草的。尤其我们需要的垫脚，更不会生长在树林里。不过余下的一段路，我们没有跑，走着去。离四猫有几步之遥的时候，我们一下全站住了，原来那里真有草！虽然不是生长着的，一望而知属于割下来的，而且干了，但老大老高的一堆几乎跟山似的，真多！我们全站着，呆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没谁号召却一个目标地往草上爬，疯玩起来。玩着玩着，五猫眼尖看到了什么，喊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我们都去看了，只见草里面露出一块红，那是棺材的一角。三猫

尖叫一声，说，快跑！她只跑两步，看我们还没有跑的意思，她才站住，为自己的胆小而脸红着。四猫胆大一些，她弄一截树枝，一下一下挑着，把草都给挑走了，棺材就全部暴露出来。是个空棺材。看它离坟场这样近，又闲放着，就知这棺材当初准备装死人的，人又没死，便放在这里。这种棺材，一般农村管它叫闲凉材。因为都知它没装过死人，心里就不怎么害怕。我们都过去看看，摸摸，觉得刺激中带一点好玩，挺有意思。四猫嫌摸摸看看不够，索性掀开棺盖，进去呆了一小会儿才出来。说不出为什么，离开棺材往树林外面走时，却没有平时那种玩后的心情，一改往常的说笑，怀着寂静往外走。而刚一走出树林子，三猫第一个跑起来，并且高喊，快跑呀，要下雨啦！我抬头看去，天果然变了，远处平原上白花花的发亮，像一道巨大白墙，被谁推着向这边跑。我们一下跑起来，向马车那里跑。我们没有回头，但十分真切地听见了雨声，越来越响，几乎是被雨声追着，我们没命地跑。论干活我不是她们对手，可跑这玩艺儿，我比她们优秀多了。雨声险些盖住我，可我遥遥领先，最早钻进马车底下，没湿着衣服。等我回头再望她们，她们彻底跑在雨中，雨墙已经不是雨墙了，简直像天漏了一般，下的不是雨，纯粹是水了。光是水也没什么，其间还滚动着雷声，震得马车跟着抖动。忽然一道闪电，照白雨中奔跑的三人，我看清她们身体全部轮廓。一下子，我几乎被惊住，我头回望见她们穿着衣服跟没穿衣服似的！尤其五猫那一瞬间，她完全超出我的想象，她胸前颤动的东西一点都不比两位姐姐的小！我本来闪过想迎她们的念头，忽然什么念头都消失，一下掉进呆里。就在这

呆里，她们先后钻进来，边喘气边哈哈大笑着。我说的大笑，根本听不着的，全凭看见的嘴形证明她们在乐。雨声过于巨大，把笑声收去，我看她们大张的嘴形，感觉我自己仿佛聋了。而巨大的雨声又帮助我恢复听觉，我完全被雨声震撼着。雨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外面马上亮了，不但望见一些云，还望见一些蓝。除我们坐的马车底下干爽着，周围所有草地上，处处挂着闪亮的水珠。我想钻出去，但三猫摁我肩头，说，你在里面坐着，我们先出去。说完，她们就先后钻出去。以为她们到别处换衣服，却刚一出去了，就站住，然后脱衣裤。我先看见她们脚轮番抬着，然后看见裤子被手落下来，脚抬出裤子了，手和裤子才不见。剩下来的，全是三人的小腿子脚丫子。接着水哗哗掉地声，知道她们合作着，互拧衣裤。水掉地上时，溅起不少水珠四面落，有一些水珠，挂在她们小腿和脚背上不动着。等她们喊我出去了，她们已经开始上马车。她们都穿着潮衣裤，让我赶车。为使衣裤干得快，她们让我快赶，我使劲摇鞭，马车快起来。她们还嫌不快，我又摇鞭，马车更加快着，几乎像飞。她们站起来，怕倒，五六只手就抓我衣服，高高的马车草上响起她们哈哈大笑声。我回头，望见她们脸，风捋得三人不能大睁眼，就一律眯着眼，头发都散开着乱飘，仿佛黑火苗向后吐。我耳朵还听见一吐一吐的声音，好像整个马车在燃烧，马就不像我赶着跑，而像火苗烧着跑。跑着跑着，我耳后响起一个人的歌声，估计是四猫唱的。后来三个人都唱起来。我被她们唱出了兴致，也加入进去，合唱那首歌。歌词大意是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鱼儿离不开水呀，瓜儿离不开秧，革命群众

离不开共产党，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。我们不光唱这首歌，还唱几首别的歌，不过唱的次数最多的要数这首歌，后来唱累了，马也跑累了，我们都静下来，我连鞭子也不摇，一任马车慢慢走在平原黄昏里。她们已经不扯我衣服，或躺或坐着，让身下这一车草慢慢驮着走。

新学期开始上学时，我才知四猫不念了。二姑家就留下这种规矩，女孩全都念完五年级再不准念。幸好我是男的，可以接着念。再上学或放学了，正好我和五猫同路，一起走。

动不动地，学校要停课，帮助生产队搞会战。一次抢运粮食，把我分到运粮组，也就是跟车。可到那里之后，谁都不要我，嫌我是学生，顶个人数却不顶干活。三猫要了我，主要运粮包。一包粮食二百来斤，我是拿不动的。为了省劲，三猫和我起得比别人早，这样可以抢尖。所谓抢尖，就是先去了能够抢到高处的粮包。三猫几乎不用蹲，贴包垛站着，她抓一头，我抓一头，只轻轻将粮包搁搁，粮包就上肩了。当然都是我搁，三猫扛的。好在别人不跟我们争尖，总算装够了车。等我们上路了，连车队尾巴都不是，孤零零一挂车去追前面的车。毛下的粮库有一百里，一气是追不上的。中间设吃饭点，是生产队设的。我没进过饭店，也没吃过食堂，听说设吃饭点了，我坐马车上就幻想吃饭点的模样。其实到那里才知，周围望不到人烟，更没有房子，干脆在路旁用几领席子围着，就算吃饭点了。离那还有挺远的时候，我就望见那几领席子，误以为那是厕所。而且有一粒人影站在那里，正向我们这边望着。可能望清我们是谁了，那粒人影立刻闪进席棚里，接着，我看见席棚上面升起了烟。进席棚里一看，里

面没有供人坐的东西，完全是个空棚。只在一侧的席子上开个小口，从那口里打饭。我去接饭时，看见一张脸，是四猫。刚才守在路上望我们的一定是她。我和三猫饿急了，光顾吃饭忘记喂马，后来想起，我俩跑出去看见有人给喂了。再上路时，四猫站路旁送我们，看她手背上沾一两截料草，知道马是她喂的。卸车比装车难。我原以为车到粮库了，把粮搁下去就行，却不是那么回事。粮包不但要扛上肩，还要上跳板，送粮囤里。我不会打肩，只会在车上搁肩。三猫必须蹲着，她拽我搁，等扛肩上一个包了，她已累得满头冒汗，正在这时，另一帮往粮囤扛粮包的外村人，主动要替我打肩。三猫当时脸就红，低头不说话。那几个就对我说，我们给你搁，你试试扛一趟，没事的！我心里是不想扛的，可脸皮过不去，答应扛了。扛也没什么，上跳板却两腿不听我的，走不几步，我终于害怕，掉下粮包空手走下跳板。三猫没办法又去扛了。扛一气我发现，那几人是带着笑意打肩的。我虽不懂打肩，也能看破他们每打一包肩，距离三猫挺远的，就扔，一扔，几乎把三猫砸扁，有一次把三猫砸趴下了，他们还假装去扶起三猫，重新给她打肩。我看见他们扶起三猫时，有意无意地，在三猫身上乱摸两下。之后，剩下最后一包不管了，丢下我和三猫在这里，他们回另一个粮囤去了。我和三猫试着上肩，白费，根本上不了肩。被逼无奈，我俩一个前面拽，一个后面搁，顺跳板往上一一点一点拖。拖到高处，我头回上这么高的跳板上，加上跳板又一颤悠一颤悠，我一丝力气也没有，真帮不上三猫的忙了。我俩和一袋粮包就那么停在半空里，上又不能上的，下也不能下的，远处那个粮囤就传来一声连一

声的嗷嗷叫唤，气得三猫脸发白。忽然跳板大颤起来，看时，那几人又来了。他们一边说帮你们扛上去，一边故意猛踩跳板，结果只大颤了几下，粮包没掉，我和三猫都掉下去了。下面是粮堆，没摔坏我俩。但那种气是叫人受不了的。不过那几人在跳板上还算说话算话的，把那袋粮包给扛进了粮囤里，离开粮库时，那几人还爬上粮包垛最上面，站那里把手拢嘴上直往这边喊，你什么时候嫁过来呀？我一下明白过来，那个失踪男人该是他们村的人了。由于太累，马车跑上土路后，我俩都不想赶车，倒在车上一堆空麻袋皮上，直想休息。三猫离我不远躺着，我看她虽然闭上眼睛了，但她肯定没睡。马车跑动中，她身子微颤。她是仰躺的，胸脯高也就高了，我再看她脸，一行泪水从眼角淌出后，向耳边淌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转过头，向西边看去。西天红着，一球落日在平原地面上，跟我身下马车并行着。后来我困，就睡。当我再醒时，天上挂满星星，往三猫睡的地方一看，空的。我感觉头旁有人，抬脸看了，黑暗中坐着三猫和四猫，鞭子插立着，虽然闲着，两人又一句话不说，但我知道马车还在继续跑动中。两人很紧地挨坐一起，看出来是为我挡风的。我觉得身上有什么，伸手摸了，知道是盖着一些麻袋皮。尽管这样，我回家后还是发了高烧。第二天，我没去干活。就在那个白天，三猫出了事，早产了，从那个粮库返回家时，已经夜半。四猫是在门外喊醒二姑的，等二姑和二姑夫出去后，我听见外面谁小声说一句，是个带把的，可惜死了。之后，三猫的哭声压得挺低，却在夜静里，感觉那哭声是传出老远的。

三猫在家休养期间，正好我病未好，也呆在家里。我看

三猫总背着我去一只碗里弄什么。后来让我撞见，她也再也不用背着我了。她是向碗里挤奶水的，挤够一碗了，然后端给鸡们。回屋她有时拍拍我头，说，等鸡下蛋了，你吃，肯定好吃的。再上学时，我每晚放学都最后一个出教室，因我清楚，五猫定会等在学校门口的。那时我图的就是单独和她一起走，并终于下定决心，写了一张纸条。拿现在的话讲，就叫情书了。纸条握在手里，好几个晚上跟五猫单独走，竟然没有勇气塞给她。无奈我在一个夜里，悄悄摸下地，摸到她的书包，将纸条悄悄夹在她语文书里，心想，明天她一准会看到的。我却犯了一个大错，那纸条虽然写得明白，而落款处是没有写上名字的！那晚放学后，我俩再单独走时，她显得既激动又气愤，她说，我班不知哪个男生给我写了情书，真不要脸！他也不想，我才多大点岁数呀，要搞对象也得十年以后才搞！说完，她掏出那张纸条，在路上撕着，撕得太碎，她手一扬，我感觉纷纷扬扬的，有许多碎片滑过我脸。可我嘴憋不住，冒着胆向她小心问，你真的十年以后再搞对象吗？她说，你是我哥，我对你实话实说，我吧，四姐不结婚，我是不想的！我听此话，心凉半截，幸亏是在傍晚，否则她会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。于是我俩就瞎走起来。毛下村子不算大，估计瞎走两圈了，我也一句话没有。她大概看出我心情不好，为安慰我，她开始没话找话，说，哥，你家那地方叫凤城吗？我说，叫凤城。她说，凤城有河吗？我说，有河。她说，河里有鱼吗？我说，有鱼。然而反复问两遍，她也觉得单调，就再也没问什么，我俩一直那么瞎走着。当月亮升起了，大地给照白，我听五猫说，咱回吧。我也说，咱回吧。

走离二姑家不远时，望见四猫站在月光里，一动不动，看着我俩走。走近她了，五猫问，你等我们吗？四猫说，不，我一个人看月亮。

三猫休养一个月后，天已见微凉，估计秋天离我不会太远了。那天晚上，二姑夫套上马车，载着全家去给小表弟认干亲。农村有这个风俗，一般担心孩子不好拉扯才认的，这样就好拉扯了。干亲离毛下挺远，马车始终不停地跑。感觉老也跑不到。月亮还没有出来。我在几个猫对面坐着。为了不让腿凉着，彼此互插着腿，而且还有一件旧大衣，半盖在我们腿上。我说半盖，指旧大衣的另一部分盖在小表弟那里。可以想见，我们挨坐得都很近，可互相并不能看清对方脸。也没有哪个嘴想起抽烟，又全都默不作声，感觉像睡觉。但睡不睡的，好像无关紧要，我半睡半醒着，觉得老有一个猫的腿，隔一会儿抽出去了，隔一会儿又插进来。动作是小心的，怕碰醒了我们，腿抽出时，让旧大衣不留下空隙，剩下这些腿们，依然温暖着。我猜不准是哪个猫把腿抽出了，只模模糊糊辨出来，那个猫是往车外趴着的。究竟是哪个猫呢？就渐渐睡了。等我被唤醒，看时，车上只我一人，她们陆续走进那家，开始认干亲了。我进去时，那个被叫做干妈的女人，正往自己腿上套裤子。裤子特肥，套上后，还宽出许多。她就发话，说，把他送进来吧。二姑和二姑夫两人合抱起小表弟，把他装进那女人肥裤裆里，我一下看见小表弟几乎没了影，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。那女人用手朝下摁了摁小表弟头，然后系上裤带。那条裤带是一根红布条简单制成的。裤子是二姑家带去的。然后打开裤带，从里面取出小表弟，再听小

表弟喊女人一声妈，仪式就算完成了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简单仪式，我见了心里隐约地在动。动什么呢？我没法说清。往回走时，月亮升起来了。虽然是个半块月亮，但月光铺地，显出平原一片苍茫。似乎月亮也有温度的，再坐马车里，几乎不用再盖旧大衣，我们之间的腿，还那么互插着。这回我看清了，隔一会儿把腿抽出和插进来的是三猫。她最初向车外探半个身，只留后背给我，是看不见她干什么的。听二姑夫说途中去捉麻雀吃，我们都有了兴致，就顾不得三猫了。马车停下来，望清是旧苞米秸垛，我们捉麻雀就在那里捉。麻雀夜里是不飞的，它们一只只全睡在苞米秸空里，看不清它们，却只管伸手往里摸好了。一摸一个准，像拣豆似的，很快手里握不了，便往衣兜里装。在我看来，这简直不叫捉麻雀，叫拣才是正确的。二姑夫那边拢起一堆火，麻雀用柳条棍拴了，吊在火上烤。拴是拴腿的，吊烤时会听见翅膀扑扇火苗的声音。我不忍心这样烤着，手时不时地松了，会飞跑一只麻雀。我看不见麻雀怎样飞的，但麻雀带一根柳条棍飞，而柳条棍是燃烧的，我看夜空里一只火鸟在飞。五猫和四猫也模仿着我，渐渐地，有不少火鸟在眼前飞。渐渐就闻到香味。二姑夫带头吃起来。我们也都吃。一张张脸上，看不见嘴是怎么咬的，每一张脸上，都升起一团团白气，往天上升去。我抬头看，一团团白气是往半块月亮里去的。回坐马车里，马车跑起来。我换了一个位置坐，看月下草地一朵朵花，叫不上名，也说不出颜色，而我知道，它们白天是有颜色的，只是在这夜晚，更是马车奔跑的缘故，我便看见或深或浅的，朵朵都是朦胧的白。忽然看见三猫探出半个身，手

在胸上动着，就动出一线奶来，浇向车外。具体说不清浇在哪些花朵上，却大致地知道，浇在路旁。于是我低头，花是分不出朵了，几乎是一片片白，向车后水似的流淌。忍不住闻了，连月光也有水的味道，感觉马车跑在月光的水里。遥看村庄和树，仿佛睡在水里，马车经过了，村庄不存夜声，连马车也不发声音，尽管跑着，也静。渐渐手腕发凉，低头看了，看见我的银手镯，忽一下子，觉出什么来，记起在干亲家的心动，才知我开始想家了。

第二天，我跟二姑他们说，我想回去，他们没答应。上学路上，五猫问，这边吃的和那边吃的，哪个好？我说，这边好。她再问，是我们对你不好吗？我说，不是。她又问，那为什么你要回去？我说，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想家。她忽然说，你有一对银手镯，留我一只，你还想回家吗？我望着五猫纯洁的样子，不明她的话意，然而照实说，我愿意把手镯留她一只的。当我褪下一只给她后，她说，你不知道，小弟特别多病，去年病得差点没活过来，吓得爸妈都什么似的。你来了，他们心情好多了！哥，我已经留你一只手镯了，你可要永远给我家当儿子啊！我答应了五猫，尽管我不可把握她的心，我却暗盼她过些时候了，她会懂得一些什么，一旦她懂了，那该有多好？我平时就注意五猫，银手镯她只戴那么一段上学路上，之后，再不看见她戴。我似乎问过银手镯的下落，她好像说藏起来了。至于为什么要藏它，我没问。

冬天到了。听说晚上能下雪，二姑家全忙起来。柴火够烧五六天了，还备。水缸挑满了，又把闲缸倒出来，也装上水，甚至几只空碗也不让空着，都装上水。起初我觉得好笑，

等第二天早起，门往里一拉，哗一家伙，一堆白东西把我埋了。我急忙爬出雪，向门外看，根本看不出去，整个的雪，堆满眼前。二姑夫有经验，取一柄长杆，向上捅，终于捅出一眼小亮，先让我往上看，我几乎吓住，雪不但把门堵住，连房子也盖上了。于是都起来，拿锹开始掏洞。顺门往外掏，足足掏一个上午，才透亮。平时出来进去的，必须经过一个长长的雪洞了。我站一块雪硬的地方看，二姑夫一家人给自己掏完洞不算，正忙着掏别人家的洞。担心掏不准确，不时地，要向前面喊两声，前面的雪里回答是回答了，可传出来的声音显得挺遥远。这种时候，走路用脚不行，用车也不行的，一律套上爬犁，用马拉，跑起来呼呼的，雪面子荡起老高。原来的路被埋住，好在雪上面是硬壳子，爬犁跑得就有些随便。有时晚上醒着，听爬犁从房上面跑，一会儿呼呼的，隔一会儿又呼呼的。

学不能上，公家也没活干，我和几个猫除玩爬犁外，没别的干。但是有一天，二姑夫让三猫领着我们，去洗澡。我来二姑家快够一年了，没听说过这里有澡堂子，坐爬犁去了，看出那是油坊。我妈就在油坊干活，却没一次领我们去。我一直想着油坊，虽然不是我妈的那个。进去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眼前一派水雾，带着热浪，感觉闷得慌。我们往里走，全靠三猫领着。怕跟丢了，我们互扯衣服，摸着向前。听见了一些机器响，还听见了一些干活声。好像没有女的，粗门大嗓的，全是汉子们在高声说话。三拐两拐，听三猫说到了，我一看，周围还是水雾，什么也不见。不过听声音是什么都近了，三猫扯扯我衣襟，又扯扯四猫五猫衣襟，于是，学着三

猫的样，我们都蹲下。结果就看明白，靠地面两尺这一层是没有水雾的。看见一些人的光腿在来回走动。地面是地板的，腿脚来回走动时，踩出许多空空声。三猫说，等雾消了，才能洗。我们就等。后来水雾走净，我们蹲的是个大车间，也是油坊最核心的部分。一盘盘豆饼摞在压机下，等待着压榨。那几个干活汉子见了我们，也不跟我们说话，显然都是本村人，用不着客套。我们属于借光来洗的，所以要等人家干完活先洗了，我们才能洗。于是就继续等。就是这样一种等里，我终于看见这一帮汉子堆里，出现一位女子，她夹在他们之间，干着，忙着，一声不响。在我眼里，那女子跟我妈是联系不上的，她们之间太不一样了。但那女人跟周围汉子相比，她多穿了一件小背心。其余的干活人，一津光着身，只穿一件短裤衩。由于车间里湿度大，更由于劳作强度也大，他们全身水洗似的，皮肤滑溜，块块肌肉闪亮。他们每两人一组，先将压机下豆饼用小磨杆绞了，直到绞不动为止，纷纷放弃小磨杆，几乎不用谁喊，也用不着约定，自动地向另一侧走去，又集体哈腰，共同抱起一巨大磨杆。我目光被引向那里，细望那巨大磨杆，比碗口粗，满身给油得发红。我见过的那位女子出现了，她走向那群汉子们。女人先把两手勾在磨杆上，后退式的，往怀里拉磨杆。汉子们正好跟她相反，面对着她，集体伸直胳膊，身子前倾，捋磨杆。没有人起号子，一片静里，女子后退，汉子们前推，磨杆发出沉闷声响，缓缓动着。一直躺在地上的粗铁链子给绷起来，然后一环一扣地慢慢爬行。铁链发出牙齿一般的咬声。铁链是通向压机的，随着巨大磨杆缓缓转动，压机下一摞摞豆饼开始淌油。一共十

几排压机，每排压机的最后几滴油水，都不及女子和汉子们身上淌的汗水多。磨杆快走到最后的那几圈了，女子拉的姿势，几乎后仰，双脚一下一下蹬着，屁股险些贴在了地面！而她对面那群汉子们，眼珠全都圆了起来，一津盯在她胸上！我一下就明白，这是让汉子们用力推的办法！我被眼前景象震惊了，木头似的呆住。更让我惊呆的还在后头，他们干完活了，集体向一个池子走去，一个个鱼似的走进池水里，看他们动作，知道那就是洗澡了。再看池水，上面一层浮油，看不见水下的人体。汉子们朝这里招了招手，三猫没动。等那女人也走下水了，三猫才动，四猫和五猫也相跟着去洗。剩我一人，站着，看他们同洗。水是够深的，埋到了脖。不多时，我看他们先先后后地从水里举出各自的裤衩，洗着，搓着，拧着，然后又送水里，看不见穿，但知道他们在穿。忽然我看见四猫手脖上戴着我只那只银手镯。

那晚我又提出回家的意思，二姑他们嘴上没说什么，脸上都反对。尤其我感觉五猫在暗中望着我，虽然望不清她眼睛，眼神是含着一些内容的。但我不能问她银手镯何以从她手里又到了四猫手里？我怕一旦问了，回答是我所不想得到的那种回答，岂不糟糕？我忍着，同时忍着想回家的念头。然而夜里，我常常从梦中惊醒，摸一下枕头，手心遇到很湿的冰凉。终于在一天夜半，我醒着，遥远的村外飘来一声巨响，我身下的大地都跟着震颤一下。二姑家全醒了，灯很快点着，南炕和北炕都半坐着我们，努力倾听，等待着什么。后来睡下了，也没有等来什么。我是不能睡的，还有一人也不能睡的，是二姑夫。他穿好衣裳。把自己包严了，一个人悄悄出

去，不知干什么去了。屋里黑暗着，我空望屋顶，耳朵不想听的，却听南炕那里发出一阵阵鼾声。村里传出狗叫，像很感冒似的，狗声一声传染着一声，几乎遍村都在狗叫。好在雪是深埋房屋的，狗声传来，有些渺茫。后来听见房顶有爬犁奔跑声，来来回回奔跑着，显得杂乱。接着二姑夫回来，重新点灯，把我们都叫醒，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，有颗炮弹在村边爆炸。白天我们跑去看了，弹坑挺大的，翻起的泥土落在四周，星星点点着，像冬雪里开出无数朵雪花。不久，接到上边通知，毛下村民向内地疏散。很多东西带不动，只拣能用的，装爬犁上，往鸡东车站去。出村时，我看到了一个临死的人，身下垫着门板放在爬犁上跟大家一起夹在风雪里前行。出村不远，那个活人的爬犁离开大家，独自地向另一个方向奔去。我大致辨别出来，那个方向是我们割垫脚的地方。载那个活人爬犁上面，有活人的儿子，看他们很快跑没影了，村民也没想起什么来。当行进半途时，那个爬犁撵上来了，看时，只一个儿子坐爬犁上，他身后空的，大家才明白，有一个活人留在了毛下那地方。听那儿子讲，他找到了那个坑，扒开雪了，坑底还活着一堆花！村民不相信有这事，脸上麻木着，继续赶路。但村民是相信那活人永远躺在坑里了，便家家户户扯一条黑布条来，系一根柴火棍尖上，手握柴火棍，摇着走。风雪里，我看无数黑布条乱乱飘。我心像黑布条似的，也乱。因为一路走来，我都想着回家，几次想张嘴，看二姑夫和全体村民们都紧着脸，我决定不张嘴了。却没想到的，在车站等车时，二姑夫给我买了回家的票。当我接票在手里，发现票是有些烫手的。二姑夫没跟大家坐一趟

车走，他留下来准备送我。这样一来，我和二姑夫站在月台上，倒是先送了二姑他们。车是准时进站的，却由于客流突然增加，发车时间往后延了。已经上车多时了，二姑和小表弟没有下来，三个猫却下来到我旁边。彼此想要说些什么的，可彼此地全那么互看着，什么也没能说出来。听见了吹哨声，三个猫回到车厢里。车窗玻璃挂着霜，我就望不见她们坐在哪里。忽听车门那边被人拍得咚咚响，我跑去了，车门没有开的意思。但我知道，里面是有谁喊我的，只喊了一声，再没一点儿动静了。忽然地，门玻璃上被一口一口哈着，渐渐哈出个小洞来。小洞肯定还想大的，这时车开了。我看那洞刚好能容下一只眼睛，就跟车先走一气，后跑一气，白费，那个小洞里，始终没出现什么。月台上只剩我和二姑夫两个人。后来又多了些零星旅客，知道我那趟车该来了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，把地址告诉我吧。二姑夫说，光知道在林口下车，具体往哪一个小地方插户，还得等着。二姑夫又说，把你地址留下就行了。我说，你家不是有我家的信吗？二姑夫说，没想到你能走，平时就没留那个信封。我听见远处火车叫，急摸出笔来，往一张纸上写。可是笔不下水，我哈哈气写，火车进站了，才只写完一个字，猛看见地上雪，我哈腰用手指赶紧写，边写边大声告诉二姑夫，你跟车站人借铅笔吧，铅笔能记下来的！二姑夫没过来送我，他正在脱棉衣往那块雪地上盖。我看他刚直起腰，张望着什么时，风一下把棉衣揭开。二姑夫马上趴在那里，护住那块雪，而那件棉衣在月台上滚动着跑……

回家后，我等着二姑夫来信。然而我内心也等着猫的来

信。按照那几个猫的性格，五猫给我来信的可能性最大。而且我盼的就是能收到她的来信。可是两年了，我没收到那边来信。这期间我也往那边去信，一连几封，均被以查无此人而退了回来。我有些后悔自己的归乡，想不到这样的离别，更使我怀念那三个猫。但后悔归后悔，我书还得往前念，一直念到高中毕业时，我想猫的心，才淡。在队里干了两年活，公社成立民兵团，看我文笔不错，安排我进政工组，整天写文章。从自己家带粮食，团部统一验收后，放在食堂里。吃饭在食堂。食堂里有个小窗口，每到打饭时间，人人都去排队等打饭。粮食金贵，想多得到饭食，是每人都有的奢望。然而小窗口里那个打饭姑娘不抬头，只认自己手里的勺，别的，她都不认，无疑的，每一次奢望，都成泡影。却忽然有一次，我多得一些饭食。疑心自己看错了，吃时我留心别人的饭盒，发现我确实比别人多。如果只多这一次，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，问题是我以后每次打饭，同样是多。以后再打饭了，我格外注意小窗口，看那里的打饭姑娘是不是故意的，却始终没看她抬一下头，甚至连她脸我也只能看见不足一半，可她就像知道我来了似的，还是给我多打了饭食。这样一来，我像占大家便宜似的，吃饭时尽量找个背静处，一个人偷着吃。同时地，我也觉得欠着那姑娘什么，心里暗自打算，等有机会了，我是要酬答人家的。好长时间了，我却没有这种机会。

一天夜里，我刚要睡下，忽听房东喊我，说屋外有人找我。我穿衣出去了，模模糊糊的，着黑暗中站着打饭姑娘。我说，你找我？她说，是，我找你。我说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我肯定帮忙。她说，我请假回家一趟，天黑不敢走，你送我

行吗？我说，怎么不行呢？行，我送你。回头我请了假，便送她往家走。她叫陈淑红，住前店村。前店我没去过，但我大致知道，不会太远的。而实际的情形却出乎我料，我俩走了老半天，老也走不到。途中我问，对吗？她说，对，跟我走没错。就接着走，渐渐的，有半块月亮升起来，月光不是很足，但村庄和道路还是给照白。忽然觉出不对来，我说，咱俩这一气走的，是不是光绕团部这个村走？听我这样说，她站到一个土坎上，回望那个村庄，终于说是走错了。接下来的路，我俩都没有话，默默往前走。走到岭上，累了，我提议歇一歇，她答应了，我俩就寻一块草地，坐在上面歇着。过一会儿了，她说，我去那边一下，你别回头，也不及我答应，她往我身后什么地方去了。我想是不回头的，却还是回了头。没有望见她。但我望见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正往天上升起一团白气，顺白气往上望，我几乎惊讶出声，那白气是往半块月亮里升的。等她回来了，我俩再往岭下走时，动不动地，我走几步就回望那岭顶。她问，你老回头往上望，望什么呢？我说，望那半块月亮。

到她家了，她父母带着善意把我打量一番。我说，我该回了。陈淑红说，你看一下钟吧。抬头看她家墙上钟，知道回去就天亮了。全家执意留睡，我也没有考虑太多，就睡在陈淑红家。早上醒来，炕上除我一人，其余被窝都是空的。我伸手往旁边被窝里摸，里面还留着余温，就知他们刚刚下地。我旁边被窝，是陈淑红的。但我俩之间，肯定没发生什么。我下地到外面，看三口人正在盆里弄鸡，一时地，我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在农村，一般不轻易杀鸡，凡杀鸡了，都是招待贵

客的。果然到了吃时，陈淑红父母把我让到主要位置上。我再傻，也什么都明白了。可照实说，我那时心里还没有陈淑红的位置，隐隐约约地感觉我还留恋着五猫。甚至于五猫不答应，四猫也算行的。我怀着这种矛盾，举筷半天了，也不下筷。后来他们让得太实，险些往我嘴里送了，我才吃。吃完饭了，我觉不能欠陈淑红太多，急忙又没什么表示的，只能褪下仅存一只的银手镯，递给陈淑红，权当我谢她了。我却犯了错，陈淑红接过银手镯交给她妈。她妈呢，接过后挺郑重地用一块红布包上，然后送棚顶存放着。临走前，陈淑红趁她父母没在屋，说，你把衣裳脱了吧。我没有脱，她就过来扯起我衣袖，拿针线缝起来。缝完了，用嘴咬断线头，说，这回好啦，这回我更能记住你了。至此我才知，她原来是看我袖头给我打饭的。说不出为什么，我再看陈淑红竟有些顺眼了，甚至觉得她是有些好看的。陈淑红怕别人看出我俩关系，走离团部那个村还有一段距离时，她早早跟我分手。望着她走去的背影，想我娶她当老婆肯定会不满意的，心中便决定再等等看，不定哪天兴许五猫就来信了。其实我已经知道那边不会来信的，我却愿意这么傻等。

事也凑巧，有个小子看出我每顿都多得饭食，观察一气后，突然穿上我那件衣裳去打饭，终于得到证明，他跳到饭桌上，冲食堂所有吃饭人揭穿陈淑红，民愤一下激起，团部立即把她开除。走的那天，陈淑红找我，让我送送她。我心不想送，面上装着想送。可我俩这回是一前一后走的。当然她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走着走着，她忽然停住不走了。但我注意看她，她是没有回头的。她就那么没有回头地说，你不

要送了。之后，她还是没有回头，就那样一直朝前走。我看得出来，她走得并不快，走一程了，看我真没有送她，才大着脚步，快快走去。

听前店村人说，陈淑红回去后半年，嫁人了，嫁了一个赶马车的。却在第二年，两人又闹起离婚，闹了足足两年，才离成。后来我结婚，有关她的传说还有许多，她可能嫁本溪什么地方了，据说过得还行。另一种传说，是她独身在本溪，一生誓不嫁人了。传说终归是不准的，我只管听而不管信，后来就忘掉她了。

今年初冬，因我给镇长写了吹捧文章，他就要高升了。高升前他没忘记我的功劳，领我去本溪那个地方玩一把。所谓玩一把，人人都明白，我就不废话了。当然是个夜晚，我和镇长刚坐下来，灯光就暗了。只留一束灯光，照在一个舞台上。这时才看清楚，有个人背对着我们，坐舞台边的一把椅子上。他举起一只手，打一记手响，舞台侧幕里，就走出一排女子。走至灯光下了，正脸向着我们，开始看我们。我说的看，有点儿文了，干脆一点儿说吧，那些眼睛们，在撩着我们。镇长在我耳旁小声说，你看中哪个，用手指一下就行了。我摇摇头，镇长就拍一下巴掌，那个坐椅子上的人，听见这一巴掌声，手又举起来，这回没打手响，而是乱挥了挥，那一排女子开始往回走。走到最末的一位女子，始终回头盯住我，她眼里流淌出无限的可怜。我却没有可怜她。不是我心硬，实在是因为世事沧桑，没有什么能唤起我情感的了。老板走过来，附镇长耳旁也小声说，昨天来个十六岁的，什么都不会，特纯！怎么样？要不要？镇长脸转向我，我一听特

纯，动了心，就说，看一看吧。老板领着我们，进了包厢。我说的看是真看，好像除此再也不会有别的了。镇长把一沓钱放在我旁边，临看包厢他说，等你看中之后，钱给人家就行了。怕我不明白，还解释着说，看中，懂不懂？中字由一个口加一个棍组成的。隐约来一位女子，灯光暗，我看不清她的模样。她离我很远坐着，我只得再多打一盏灯，让包厢里再亮一些。这回望她了，我几乎惊得不敢出声，疑心自己眼睛有毛病，我使劲睁大眼睛望她，战战兢兢问，你是陈淑红吗？她说，我妈叫陈淑红。我说，你妈呢？她说，我五岁那年，她死了。我说，怎么死的？她说，不知道。我说，你知道你妈原先在哪儿住吗？她说，对不起大哥，你问的这些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不应该管我叫大哥的。她说，对不起大哥，我刚刚干这一行，哪有不对的地方，千万请大哥原谅。她一口一个大哥叫的，我无法再问她什么了。忽然地，我看见她手腕处有一只银手镯，我说，你过来坐坐。她过来坐了，头却不抬。我听清她紧张出气的声音。我拉起那只手，抚摸那只银手镯，想好好看一看她脸，她却始终不把头抬起来，只会老老实实坐着，别的，她什么都不会了。但她那只手，极其老实地躺在我两手间，一任我抚摸着，毫不反抗。过去好长时间了，我除了握她那只手，还是握她那只手，别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她似乎预感到时间不多了，努力一番后，她终于说，大哥，你家是哪里人？我说，是凤城人。她说。凤城有河吗？我说，有河。她说，河里有鱼吗？我说，有鱼。之后，她没什么可问的，就沉默下来。然而不多时，她又说，凤城有河吗？我说，有河。她说，河里有鱼吗？我说，有鱼。之

后，她再次沉默了。不多时她再说，大哥，凤城有河吗？我说，有。她再说，河里有鱼吗？我说，有。我忽然听出来，她是含泪跟我说话的。我不能坐了，临走把钱塞给她。匆匆出来，看时，镇长早已等在小车里。我刚进小车，陈淑红女儿就追至车旁。看她拿钱还我，我拒不接钱，并说，你留着花吧。她说，不，大哥，我没劳动，怎好花这钱？话刚说完，天空就落下无数雪花。

我实在被雪花吸引，想起什么来，一个人离开辽东，坐火车来到鸡东，然后搭汽车到了毛下。想不到一别三十多年，毛下今非昔比，已经是个闻名的贸易小镇了。旧村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楼房。我找许多镇人探问，都摇头不知我问的人是谁了。原来，这里的贸易早就跟国际接轨，旧人几乎不存，外来人口特多，我才找不到二姑他们一家的。无奈地，我只得逗留两天，第三天准备离去。但我不死心，又在街头寻问着。当我寻到一户经营鞭炮生意商店的门前时，忽让一挂挂鞭炮给弄醒了什么，我急忙买许多挂鞭炮，跑出镇子来到二姑家那片坟场。我放了一挂鞭，又放了一挂鞭，白费，没有谁来。我索性把余下鞭炮全放了，未等放完，我就看见坡楞下面有人跑来，是五猫。尽管岁月的皱纹爬满我俩每一张老脸，我俩还是从双方的眼睛里，互相认出来。

从五猫嘴里得知，二姑和二姑夫早已作古，小表弟死在两位老人前头，三猫四猫留在林口，分别嫁给当地人。我问，四猫怎样？她说，过得挺好，她家小女儿去年考上哈工大，还办了一桌像样的酒席。我问，你呢？我想知道的是你！她说，我等你有七八年了，看实在不能等了，也就嫁了人。我说，你

怎么会等我呢？她说，我早就知道你给我写的纸条，可是，可是四猫是我亲姐姐，我只好装不知，逼你跟我姐姐的。还有那只银手镯，姐姐出嫁那天才给了我，姐说，我知道他看上的是你，姐不配戴它，留你手里，不定哪天，他兴许会回来的。

晚上，我住在五猫家里。五猫丈夫在外跑生意，尚未回来。饭后，五猫一个人睡东屋，我睡西屋。大约夜半时分，我醒来，听屋外有轻微的细声。我睡不着，就穿衣下地，一个人出屋，看时，外面一片黑暗里，正下着雪。我独立院中，让雪花静静抚摸我头、我脸，还有我整个心。有谁从后面给我加了一件棉衣，不用回头，也知是五猫。我说，咱走吧？她没说话，却跟我并排着，往镇外走。已经走出镇子好远了，我俩还在雪夜里走。忽然我说，前面有村庄吗？她说，有，那里正下着雪。

【短 评】

爱 在 猫 群

艾 真

曾经选用过方明贵的一篇小说。在他寄过来的作者简介里得知，他曾经讨过饭，曾经在街头当过修鞋匠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挨过饿的人不少，但讨过饭的人不多。穿不上新鞋的人不少，但给人修过鞋的人不多。因此便知道了他作品里的平民意识和底层人情感是有真来路的。

偶然又看到他写的一篇《我为什么写作》的短文，在那篇短文里，他写道：“……我家经常吃不上饭。但也经常会遇到施舍。而施舍也是有条件的。有一年冬天，人家让我用舌头舔一块铁，我舔了，舌头上有一层皮留在了铁上，我就用淌血的舌头嚼吃了人家施舍我的一块干粮。我 14 岁那年，家里实在无法养活我，把我送给了黑龙江一农民家，给人家当儿子。多少年以后，我几乎忘记了上面的事情，但下面的事情却让我永世难忘：去年去烟台开会，在

大连短暂停留时，同伙们被分别邀请吃饭，而惟一未被邀请的，是我。我空着肚子站在码头上，风如刀一样从海上吹来，吹我左脸，又吹我右脸，我仅存不多的头发，变得坚硬而冰凉。幸好有另外一些人愿意帮助我。我对我女儿说，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，你一定要替我报答那些好人。”底层人的敏感和悲凉在他的“几乎忘记”和“永世难忘”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就全显现了。人们该切记，恶意的施舍和无意的冷落对受者是同等残酷的。

接着就看到了他的这篇《雪村》。便知道了这《雪村》的故事也是有真来路的。是生活的苦难成全了少年的梦想。在那活生生的可爱的猫们中间，少年得到的幸福是超载的。而长大后的梦想又成全了苦难。在生命的风风雨雨里，猫们各自有了归宿，少年也依照自然规律坠落成人了。

遥想少年往事时，却如童话般凄凉、美丽。